



雅赏

江南玉簪几枝白

曹荣芳

玉簪花,号称“江南第一花”,兼具美雅形态和古典气质,还具有传统文化价值。“江南第一花”的风雅美名,来自宋人黄庭坚的《咏玉簪花》:“安寝瑶池阿母家,嫩惊飞上紫云车。玉簪落地无人拾,化作江南第一花。”诗里说,王母娘娘的小女儿向往人间自由,打算趁母亲寿宴无人觉察时偷偷下凡,但王母娘娘偏将其心事看透,小仙女只好将所戴玉簪扔到人间代自己一走。玉簪落地,即成白色花朵,其冰姿雪魄,冠绝群美。王安石也形容玉簪:“瑶池仙子流霞霞,醉里流霞幻作花。万斛浓香山麝馥,随风吹落到君家。”试想,“瑶池仙子”遗落下来的东西,怎不仙气飘飘令人心动?

既“到君家”,玉簪花被种在墙根,对庭院不事栽培反见匠心。人走过时,于有意无意间,触其色其香,将其入眼入心。曾有明人文震亨认为,此花不宜养在花盆里,山石间,因为太俗、无趣。此说约与明人崇尚清淡的精神特质有关。明画中的花卉,即长于寡少、淡枯、孤清等。但今天,人的需求和审美多样化,因此,成规模种养反倒更可期。

玉簪花的花苞洁白细长,酷似发簪,花蕊呈淡黄色,气味芳香,花语为娴静、雅洁、高贵等。常在入秋后,在绿叶丛中的叶丛映衬下,千朵万朵款款而开,才开才谢方谢方开,次第不断连绵不绝,开得洁白无瑕、无欲无求、清雅秀逸。其花瓣,纹路清晰、细腻,仿若大家闺秀。远观其体态,优美雅致,像极了一只只优雅的仙鹤,也因此,玉簪花又别称为“白玉仙鹤花”“白鹤花”,此外,民间还称它为玉春棒、玉泡花等。

“簪”既是古代女子装扮的必需品,作为品相独特的花卉,在情感表达、艺术体现上,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历朝历代文人均对玉簪花着墨不少,赞美它冰清玉洁、清丽脱俗。宋人袁宏在其《玉簪》一诗中赞道:“琉璃为叶玉为葩,妙质天然不染瑕。清人梁清芬赞曰:“嫦娥玉簪斜,落地飘然化作花。”

从文人的喜爱中可以想见,二八妙龄女子,看似慵懒随意地挽起长发,再看似慵懒随意地在发髻中间插上精巧别致的发簪,一袭柔黄轻软的薄纱裙,飘飘摇摇——簪在摇,裙在摇,女子的身段也一步一摇,婷婷婷婷,无力而不倒,这样的场景,怎么不叫人心驰神往、心旷神怡?

明代李东阳有诗曰:“昨夜花神出宝宫,绿云袅袅不禁风。妆成欲照池边影,只恐摇头落水中。”这首诗更出神韵。花神出宫而游,头上挽起的发髻啊,像袅袅婷婷的绿云,不堪风吹。打扮后,她来到池边,对水观照倩影,却又好担心美丽的发髻落入水中。把花神动人的姿态、爱美的内心,逼真表现。点睛之笔在这只玉簪上,花神就活了。

这些诗词,赋予了玉簪花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在民间,玉簪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和夫妻美满,还象征着忠诚、荣誉、美德、长寿等。值得一提的是,玉簪花既有精巧的花瓣结构,又有文人骚客赋诗的神话传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感媒介。传统文化中,“簪”代表长寿、如意。在古人朴素的生命观中,人需要健康长寿;日常生活,也需要长长久久、吉祥如意。色、形、味诸般好的玉簪花,因为能激发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便受到了广泛的尊崇。

总之,古往今来,人们对玉簪花的喜爱,无不展示了内在的精神文化追求,以及对爱与美的拥抱。

杂谈

“小满”的智慧

肖祖雄

1
农历的二十四个节气,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满”。

作为节气,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气候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是指雨水盈满。二是与小满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雨较少甚至无雨,这个“满”不是指降水,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此时麦子籽粒已经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小满。

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说的是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之后,麦子开始成熟。

小满节气的民俗也很多。都与农耕社会特点有关,主要有“祭车神”“动三车(水车、油车和丝车)”“抢水”“新蚕节”“食野菜”等等。比如,苦菜是古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如今,民间还有小满吃苦菜的习俗。

描绘小满时节的美丽景象和农事活动的古诗词也很多。比如,欧阳修的《小满》:“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垂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时节,夜莺啼鸣,绿柳拂堤,皓月当空,最喜欢站在田垄前,观看金黄的麦穗,在初夏的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笑着那满地落红。描绘小满的美丽景象,绘声绘色,抒发诗人的喜悦心情,委婉含蓄。

又如,李昌祺的《小满日口占》:“久晴泥路足风沙,香子仁仁核谢花。长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枇杷。”小满时节,天气久晴,泥泞的小路,扬起了风沙。青翠色的香子果实累累,美丽的楝树花凋谢飘香。满园树林,烟雨蒙蒙,枇杷黄熟。夏日田园美丽的图画,呈现眼前;即将丰收的喜悦,荡漾心中。

最喜欢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蛭蝶飞。”梅子金黄,杏子肥大,麦花雪白,菜花稀疏;白天渐长,农事正忙,农民早出晚归,篱笆旁的小路无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翩翩飞舞悠闲自在。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有花有果,有色有形;小满时节的田园生活,繁忙美好,恬淡祥和。

上小学时就背熟了二十四节气歌。记得老师还教了我们记诵的方法,说二十四节气中很多节气是相对应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只有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小满之后是芒种。但老师没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只特别强调了最后两句,“开好年终总结会,争取来年好收成”。

2

上大学后才知道,小满节气暗藏着“玄机”。“小满”之中,蕴含着以天道指引人道的智慧。它不仅代表着农民收获丰收的喜悦,同时也蕴含着一些人生哲理。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忌讳太满、大满,认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物极必反,圆满和极致不是一种吉祥的状态。满招损,谦受益。小满,满而不损,满而不

盈,满而不溢。

原来,小满是一种人生修行,是“刚刚好”。

记得父母曾经总是对我念叨着,饭吃七分饱,茶倒七分满,话说七分完。原来,这就是一种小满的智慧,求的是“刚刚好”。否则便是过犹不及,弄巧成拙。

记得北宋蔡襄的一首诗:“花未全开月未圆,寻花待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是多情更可恨。”花全开,就开始凋谢;月全圆,就开始残缺。花未全开月未圆,观赏的人仍有期待和憧憬。人生也是如此,“刚刚好”最好。人生犹如登山,人在山腰,收放自如,仰可揽雄鹰雄奇,俯能拾山麓灵秀。据说,禅宗也很推崇这种“刚刚好”的人生境界。

3

小满也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半称心”。

还记得杭州灵隐寺中有一副楹联:“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这里的“半”字,用得精妙。人生没有百分之百的圆满,总会留下无尽的遗憾。万事只求“半称心”,小满就好。少一些盲目,多一点自醒,才能更坦然地面对人生。

很喜欢清代李密庵的《半半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句句含“半”,语言浅显,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是啊,“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最妍”,处世不必太低调,也不要过于张扬,生活不求轰轰烈烈,也不必布衣蔬食。小满状态,“半称心”最好。

林语堂也喜欢这种人生“半称心”境界。记得林语堂在其《中庸的哲学》中就引用了《半半歌》。他还认为: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做事。“小满足”,“半称心”,超然物外,闲适恬淡。也许,这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

还记得,长沙岳麓山上有座“半山亭”。亭在爱晚亭至麓山寺之间的山道旁,是座六角形半塘凉亭,是让游人上山途中驻足憩息的。相传,此地原有半云庵,为麓山寺里的僧人们上下山必经之处。传说,当时麓山寺里有一烧火僧颇通诗韵,他曾在“半”字为题,赋诗一首。这首“半”字诗流传至今,给名山古亭平添了许多趣味。那句“半酒半诗避俗,半仙半佛好修心”,铭记在心,悠然神往。

是啊,人生在世,最难的就是把握好一个“度”,达不到,就是“不及”,超过了,就是“太多”,与其深陷纠结的迷途,不如事事只取“一半”,知足常乐。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哪能事事如意呢?不如改变心态,凡事只追求“半称心”,反而会“刚刚好”。

当然,小满之后,是芒种。芒种,又称忙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季节。这又告诉我们:小满之后,要持续耕种,才能不断有小满的收获。小满足矣,芒种辅之,人生才能从容淡定,称心如意。

喜欢小满的“刚刚好”“半称心”,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此。

荐书

隐逸之间： 陶渊明精神世界中的自然



作者:唐文明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内容简介:

出世与入世既是面对现实政治的选择,也是面向内心价值的抉择;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化身份和各自的处世态度交织,共同塑造了古代文人的传世形象与精神气质。晋人陶渊明以诗人与不仕名号,影响贯穿古今;而陶氏之属儒学还是道家,为逸民还是隐者的问题,历来备受关注。本书围绕《形影神》《饮酒》《桃花源记并序》三组诗文及历代注疏,揭开陶渊明思绪流连的独特地带与深邃旨趣,及其由儒而隐的心路历程。作者从哲学的角度将他的精神世界关联于原始儒学的核心义理,又将其人格行状放入所处的生存处境与政治现实,从而把陶渊明思想定位在“隐逸之间”;以儒者为底色,以隐者为归宿。

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生活



作者:[美]普里德里希·奇乔瓦茨基 著 赵翔 译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内容简介:

在罪恶横行的社会中,如何确知生活的意义,怎样才能肯定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为我们展现了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顽强的乐观主义,他直视人世真实的罪恶与苦难,同时又在思想上坚定地肯定生活和入世,肯定人与绝对真理和上帝的扎根关系,为此哪怕坚定地爱罪人,也要反抗把心灵抽干的现代理性。本书带领读者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部作品(《地下室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领略陀翁笔下的人性本质——不断朝向着与美好的努力,哪怕注定是屡屡失败的努力。

在机器的边界思考



作者:许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2月
内容简介:

“运算性环境取代了世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消失了,它是变得沉默了。”这本书汇集了许煜教授过去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哲学、技术和艺术三个领域。哲学部分聚焦于个体化理论,从德国古典哲学谈到海德格尔和西蒙东,呈现了许煜对海德格尔的诠释与拓展;技术部分重点讨论他提出的宇宙技术概念,他旨在建构一种针对技术的新的哲学探究,从而超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理论;艺术部分关注的是美学,尤其是许煜长期以来对利奥塔德的传奇展览“非物质”的研究,以及他新近试图用述的山水逻辑。本书展示了许煜独特的哲学风格以及他跨越哲学、技术和艺术的思考策略。

书评

深山不语胜千言 皎月繁星耀我身

——《深山已晚》读后感

陈凌晖

“所有的星辰都张开了帆,夜夜航行。他们是颗粒状的船,没有人知道它们来自哪儿,又去往何方。它们带着自己的河流,带着自己的季风”某日宅家的闲暇,偶然翻到这本《深山已晚》。翻看几页便沉浸其中,读起来也是分外喜欢。

这本散文集是作家傅菲客居荣华山时,与自然日夜相处后的文字呈现。在《深山已晚》的引领下,我踏上了一场深入山林的旅程。这是一场与自然的亲密对话,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刻洗礼。我仿佛化身书中的行者,与作者一同穿梭于密林深处,感受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生命的奥秘。在这片被星辰与季风轻抚的山林中,我遇见了智慧的老僧,他们身着素衣,手持念珠,静坐于古刹之中,于晨钟暮鼓间参悟生死轮回的奥秘。他们的眼神深邃而宁静,仿佛能洞察世间万物的本质。在他们的静默中,我看到了生命的智慧与超脱,也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这些老僧的教诲,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除了智慧的老僧,我还见证了勤劳村民的质朴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的田野。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也编织着简单而真挚的幸福。他们的笑容是那么纯粹,那么温暖,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真谛与美好——不在于物质的丰富与奢华,而在于内心的满足与幸福。

山林间的生灵,更是自然赋予的精灵,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和谐。鸟儿在枝头欢歌,松鼠在林间跳跃,每一声鸣叫,每一次跃动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灵动。它们与山林共舞,与日月同辉,构成了一幅幅生动而和谐的生态画卷。

在《深山已晚》的叙述中,“深山已晚”这四个字不仅仅是时间的注脚,更是对生命智慧的一种深刻诠释。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年龄大小,成就高低,都不应轻易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作者所言“看过孤星,我便觉得人生不能轻易坠落。”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都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但正是这份渺小与短暂,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瞬间、每一次相遇、每一份感动。

作者在书中写到“在看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沉默如谜的山峦。喜欢春夏时满目的苍翠欲滴,也喜欢秋冬时的层林尽染和白雪皑皑。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它不会陷落成海洋,而是一直站立在那里。”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即使看似“已晚”,实则“不晚”。这本书让我再次重拾了最本真、最纯粹、最简单的自我。自然,既是我们的来处,也是我们一生的导师和疗愈者。《深山已晚》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盏照亮心灵的明灯。我们不妨在繁忙之余放慢脚步,走进自然,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或许在某一个“深山已晚”的刹那,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林中小屋。

剧评

想要感动观众 先要感动自己

高世瑾

在艺术的舞台上,每一次合作都是一场奇妙的旅程。由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创排的大型原创歌剧《我有一个梦想》,4月17日在神农大剧院精彩亮相。该剧邀请了国内顶尖艺术创作团队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男高音歌唱家王泽南、男中低音歌唱家杨小勇、王尊强和浙江歌舞剧院女高音林姿娴等演员担纲主演,再现了“韶山号”“中华之星”“复兴号”三代机车的诞生和中国机车制造从不妥协、跟跑到领跑的自主创新奋斗史,以及大国工匠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令人难忘的是与名家一起参与该剧的排练和演出,这段时光如一场绚丽多彩的梦境,充满了音乐的旋律、戏剧的张力和人性的温度。为了打好这一仗,全院上下取消了所有的双休日、法定假,两个多月没日没夜摸爬滚打,让我对该剧的细节中彰显出的工匠精神深表敬意,排练场上名家的技艺及认真排练的态度更是让我敬佩。

记得第一次走进排练场,看到总导演黄定山在和女主演王丽达、男主演王泽南两位老师说戏,整个排练场弥漫着令人沉醉的气息,那是汗水与激情交织的味道。他们探讨、思考,为了让人物在舞台上立得更稳,演得更真,导演细致入微地指导两位歌唱家,不厌其烦地调整、训练,嗓子疲劳了,喝口水再来,受伤了,擦点药再练。总之一句话,轻伤不下火线。这让我想起古人读书时“韦编三绝”的执着,无论是男主演唱的咏叹调《我有一个梦想》还是女主演的《爱难道需要理由吗》《我的爱为你而来》,及二重唱《人世有一种想》等,每一句每一段都像在琢玉。两位老师在该剧中扮演一对夫妻,从友情到爱情再到亲情,那种使命与担当,隐忍与宽容,果敢和坚毅,爱情与信仰,憧憬和梦想,塑造了有别于脸谱化的大国工匠和医生形象,更让观众感受到了镌刻在那一代人身上的情感硬度与信仰纯度。

男中低音歌唱家杨小勇、王尊强和林姿娴等演员林姿娴,排练场上精益求精,也让我受益匪浅。宝刀不老的老杨小勇老师,在排练场上和走席上随处能看见他敬业的身影。王尊强老师虽然在该剧中戏份不多,但他始终坚守在排练场,以歌唱家创新人物的基准,聚焦人物内心,打磨人物个性。林姿娴,这位来自浙江歌舞剧院的年轻一级演员,则以扎实、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审美高度上完成了林江雪善良美丽、乐观向上、逆境不馁、顺境不骄的艺术形象。

我在剧中扮演了四个不同的群众角色,如机务工人、大院内的老百姓等,这四个角色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且场景刚好与不同的名家在一起排练和演出。他们在排练场上的辛苦付出与演出时的细腻认真让我深受感动,不得不承认,好戏是从演内心流淌出来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的每个调度、每个唱段、每句念白,都是对艺术的致敬,都是对生命的礼赞!这出戏让我获得了诸多的思考,想要感动观众,先要感动自己!作为演员,没有千锤百炼,舞台上是不可能因耀出光芒!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